

師苑教育叢書 12.7

當代比較教育研究的趨勢

楊思偉著



師大書苑發行

當代比較教育研究的趨勢

楊思偉著

師大書苑有限公司發行

♥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當代比較教育研究的趨勢

著 者：楊 思 偉
發 行 人：白 文 正
責 任 編 輯：顏 逸 萍
出版・發行：師大書苑有限公司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47號11樓之2
電話：(02)3973030・(02)3975050
郵 撥：0 1 3 8 6 1 6 - 8
經 銷 處：師苑（圖書出版部）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29-1號
(師大綜合大樓壹樓)
電話：(02)3927111・(02)3941756
傳真：(02)3913552
電 腦 排 版：天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基隆路二段209巷12號1樓
電話：(02)3777659・傳真：(02)7320559
出 版 登 記：局版北市業字第 195 號
初 版：中華民國 85 年 3 月

定價：新台幣貳佰壹拾元整

序 言

比較教育是一年輕的學問領域，至今為止，關於這個領域的研究方法及特質等問題，仍有不同的見解，以致於討論比較教育是否是一門「學科」(discipline)，所謂「自我認同」(Identity Crisis)的問題一直受到比較教育學者的爭論。

雖然如此，但是在迎接國際化時代的來臨，以及教育問題已經全球化的今日，不僅各國重視比較教育的研究，我國對比較教育的關心也日益高漲。在我國無論就教育改革的借鑑參考，或就比較教育學術的探討，各種研究活動都蓬勃發展，如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的活動，暨南國際大學成立比較教育研究所，以及對特定改革專題的比較研究不斷，都是最佳的例證。

比較教育的研究，通常包含兩大部份，其一是比較教育基本理論部份，其二是各國教育部份。國內在各國教育部份的研究較多，而在比較教育基本理論及方法論方面的研究較少。雖然在國內比較教育前輩的戮力開拓下，比較教育理論探討已有一些成果，不過為了國內比較教育學界的發展與成長，雖然明知撰寫工作艱鉅，筆者仍不揣簡陋，大膽嘗試，只因想藉此拋磚引玉，讓更多同道來共同耕耘這塊園地。

本書主要以比較教育的基本問題和方法論為探討的重點，全書分

2 當代比較教育研究的趨勢

做五章，第一章是緒論，第二章是基本概念，第三章是方法論，第四章是發展趨勢，第五章是結論，最後並附錄比較教育之父朱利安的「比較教育的計畫和初步構想」的前半部內容。除了第一章緒論，第三章第三節教育依賴理論，以及第四章第三節多元文化教育的發展與課題的內容曾發表過，並加增刪修改以外，其餘都是新近撰寫的，其中很多內容是學界較少探討的。正因為如此，所以倍感艱辛，且充滿惶恐之情，擔心無法勝任此項研究。

有關比較教育的研究，筆者無論在平日教學工作或理論探討方面，承蒙很多師長和比較教育前輩不吝指導，乃能獲得一愚之得，謹在此表達最誠摯的謝意。此書的出版，更承蒙方炎明教授及楊深坑教授的鞭策與指正，以及家人的精神支持，還有白文正先生的協助出版，謹一併致謝。

楊思偉

民國八十五年二月

目 錄

序言	1
第一章 緒論	1
第二章 基本概念	13
第一節 定義及特質	13
第二節 歷史發展	23
第三節 比較教育之父—朱利安	37
第三章 方法論	53
第一節 方法論的沿革	53
第二節 當代比較教育學家評析	78
壹、諾亞及艾克斯坦	79
貳、黎成魁	82
叁、薛利伯—兼談魯曼	92
第三節 教育依賴理論	102
第四節 後現代理論的應用	132

第四章 發展趨勢	151
第一節 比較教育中的區域研究	151
第二節 國際教育與比較教育	157
第三節 多元文化教育的發展與課題	163
第四節 比較教育研究的問題與趨勢	181
第五章 結論：我國比較教育發展之檢討	193
第一節 我國比較教育發展的前史	193
第二節 比較教育在台灣地區的發展	198
第三節 結語	207
附 錄：朱利安的「比較教育的計畫 和初步構想」	211

第一章 緒論

比較教育的發展，雖然說其歷史並不長久，但它以一應用科學的地位，對各國國內及國際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各種助益，卻具有很久的傳統。而這學問，在1960年代，其在教育學中的正統地位終於獲得，得以納入教育學學問體系中，然而與此同時地，「比較教育學是什麼」的疑問，以及何謂「科學」的比較教育的討論也在學者間引起辯論，這是所謂比較教育的「自我（Identity）論爭」，要探討比較教育的角色何在，它在學術的定位如何的問題（Kelly & Altbach, 1982, pp.509-511）。當時在美國像安德森（Anderson, C. A.）有關方法論的論文，貝瑞德的《比較教育研究法》，或英國的霍姆斯《比較教育方法論》，金恩（King, E.）的《比較教育和教育政策》等書的出刊，都代表這種研究的動向（Anderson, 1961）。在這些論著中，對於比較教育是否能成為一獨立的學問，抱持正反兩派的意見。像安德森即認為，比較教育在實質上應有歸併到比較教育社會學的可能性。與此相反地，持肯定立場的如貝瑞德等主張應按照研究課題，主動採取各種方法來研究，使比較教育維持其科際整合性及綜合性。另外像霍姆斯或諾亞等，也主張比較教育應該運用一般「科學」的方法，以提高其學問的嚴密性，藉此可以維持其獨立性格等。

探討此次論爭的成因，一則由於比較教育的發展歷史尚短，一則

乃因相關諸學科的教育研究，特別是比較方法適用的擴大，因此逼使比較教育本身做一省思，雖然結果未必獲致學界共同的意見，但是真理愈辯愈明，對於比較教育的發展，提供很多貢獻與助益。本節擬承襲其發展歷史，就比較教育的學問定位和基本觀念做一探討，以釐清它和其他學問的分際，並探究比較教育的研究趨向。

壹、「比較」方法的共通性

正如前文所述，由於比較教育的發展歷史尚淺，只能算是一發展中的學問，因此在同樣以「比較」為名目創設的有關比較的諸學科中，如比較心理學、比較宗教學、比較解剖學、比較語言學、比較政治學、比較文學等，比較教育並沒有獲得同等的地位，當然這種現象在今日已獲得改善，但在1960年代，在一些有名的英文百科全書中，幾乎都沒有比較教育的項目，諾亞曾在其論文中，試將當時有關社會科學的出版物和論文，一一列舉指出，證明都沒有提到比較教育內容（Noah & Eckstein, 1966, p.114），由此可見當時仍然沒有獲得應有的肯定。其所以獲得的評價不高，主因在於有些學者認為比較教育和其他科學之間，它的學問性格曖昧不明，獨立性受到懷疑。而這個問題，因為涉及到比較教育的根本問題，因而即使在今日，也有加以探討的必要。

在分析探討這問題之際，綜合各項質疑，可以歸納成下列兩項問題。

- (一) 比較教育和教育學其他領域的重複性問題。
- (二) 和教育學以外諸學科的比較領域相關的問題。

以上這兩個問題，正是導致比較教育姿身不明之因。雖然有些社

社會科學學者，不至於完全否定比較教育的存在價值，但是他們常認為，比較教育和已存在的教育學領域中，或其他社會科學有重複之處，或許也可這樣說，比較教育和前兩者只是有一些變化，而有些不同而已，由於這種看法，所以常有意無意的無視或輕視比較教育的研究。

貳、比較教育的模糊角色

關於這問題，可從教育史和比較教育的關係論起。吾人皆知，教育史和比較教育的關係本來就很密切，因為初期的比較教育學者如康德爾、漢斯、薩德勒等，都是教育史造詣很深的學者，像康德爾即是有名的教育史學者。同時在他們有關比較教育的研究，也採取歷史的或歷史學的方法。也就是說，除重視搜集文獻資料外，也用歷史的因素作比較分析，以說明各國教育的異同。當然他們區分了教育史和比較教育的相異處，像康德爾即認為，比較教育主要是研究現代的教育，而教育史是處理過去的教育，因此「比較教育是教育史向現代的延伸」（沖原豐，1981，p.6），而薛奈德也認為，各國教育的水平是比較教育的功能，而不同時代的垂直比較是教育史的範圍（沖原豐，1965，p.121），因此基於這種觀點，他們認為兩者並無混同之處。

可是教育史家吳力克（Ulich, R.）似乎對兩者並無明顯的區分。在他的著作《各國的教育》書中（Ulich, 1961），比英、法、德、美、蘇五個主要國家的教育，他自己認為這是比較教育的研究。可是就像書的副題定為「歷史展望的比較」似的，其方法完全是依據教育史方式。其書中分做二部份，第一部份是敘述從中世到現代史，五國

4 當代比較教育研究的趨勢

所具有的共同傳統；而第二部份敘述五國從國家形成至現代的教育發展狀況，由此內容來看，若說這就是比較教育的話，那它和教育史有何不同實在令人疑惑。

其次，再就比較教育和教育社會學的關係加以探討。在比較教育研究中，和上述採取歷史的研究和學者並列的，另有採取社會學的教育學派。這種社會學方法研究，主要是指將各種教育的異同，用社會學的概念——主要是結構功能主義，加以說明分析的方式。這種將教育和其所處社會的關係，做為思考的基礎，在今日的比較教育界，可說是常事。但是這種研究學派大致起於1950年代中葉，代表學者有羅威士（Lauwers, J.）¹、貝瑞德、霍姆斯、安德森等。他們採用社會學方法研究比較教育的目標，借用社會學的各種概念，把數個國家的教育現狀和問題，做一有系統的分析。雖然以採用社會學的方法而言，與教育社會學相同，但是以研究外國教育內容為主的觀點而言，原則上可以和教育社會學有一區別，因為教育社會學一般都以自己國家的教育為研究對象。

可以社會學出身，而橫跨比較教育和教育社會學界的安德森，卻使兩者的區別趨於模糊。他在一篇主張採用社會學的研究方法的論文中，首先列出教育社會學的諸問題，然後提出採用比較研究的方式研究，並將它設定為比較教育的研究課題。（Andersson & Arnold, 1959）這種情形，很容易讓人以為他所主張的比較教育是教育社會學的應用部門，或者可說給人一種像是「比較教育社會學」的印象。今日雖然在教育社會學界，比較教育社會學的用語尚未被固定使用，然而若有學者也採用多國比較研究方式，探討社會和教育的關係，那他們使用比較教育社會學的名稱也無不可，果真如此，那兩者的關係

又如何界定呢？是不是像有的學者所稱的，採取歷史研究的比較教育，應歸併到教育史去，而採取社會學研究的也應該回歸到教育社會學中呢？

以上敘述了比較教育學和教育領域中的教育史和教育社會學的曖昧關係，除此之外，就比較教育和教育學以外的比較諸學科部門之間，也有類似的情形，有人借用政治學概念，比較研究教育與政治之間所產生的教育各種問題。同樣地，政治學者中，也有研究教育與政治之間所衍生的問題，例如處理有關世界各國的學生運動問題，兩者之間主題的重複和方法的類似，根本無法避免，而若硬要說前者屬於比較教育研究，後者屬於比較政治學研究實在有困難，何況兩者都說成是比較政治學研究也並不奇怪。這種問題在教育和經濟相關的問題，亦即經濟學和比較教育之間，也具有同樣性質，因此有人會認為比較教育和其他學科的比較部門也有一些模糊關係。

依此來看，那比較教育應該不是教育學領域內的一個獨立部門。事實上，它有可能被歸併到教育學的其他領域，或教育學以外的其他比較的諸學科部門中。亦即是說，比較教育不正可以依據其內部的各種方法論，例如歷史的研究就合併到教育史，社會學的研究法就合併到教育社會學，政治學的東西合併到政治學的方式，完全和其方法論的母體的學問歸併了嗎？

參、比較教育的獨特性

學術界中主張比較教育不是教育學中的一個獨立領域的觀點，主要是依據上述的理由，也就是說，認為比較教育和鄰接的比較諸學科領域的關係曖昧不清，倒不如依其方法論，而歸屬於提供方法論的教

6 當代比較教育研究的趨勢

育學母體，或是其他學科中，此其一；另外，認為在教育學的研究方法中，本來就應有比較方法，因此不需另設比較教育領域，這是第二個理由，以下將針對這兩點加以批判說明。

首先，先探討比較教育應歸併於含有比較方法的諸學科領域中的論點。關於這點，和前面敘述的可把歷史的研究法納入教育史般的論點相同，亦即認為比較教育應依其方法論，如歷史的研究歸屬於歷史學，社會學的東西歸屬於社會學，政治學的歸屬於政治學等，把比較教育完全分解於本來擁有各該方法論的學問領域中。但這種論點若貫徹下去，會讓人覺得對教育學的存在價值產生懷疑。因為教育學和比較教育一樣，傳統上其本身也依附很多其他學問的方法論。若據此推之，那教育史可歸併於歷史，教育心理學可歸併於心理學，那麼教育學體系會解體到只留有教學法部份能獨立存在，那豈不也根本否定了教育學的學問角色？所以這種看法實在很難成立。

其次，再就和教育學各領域的比較部門的歸屬關係而論，其理論的弱點在於忽略了在學問的分類中，除了考慮方法外，尚有目的、對象和範疇的問題。就以教育學而言，雖可說隸屬於社會科學之一的社會學，但它並不僅限於有關班級內外學習過程中的教學法而已，應包含有被當做社會化的過程和功能的教育的多方面的研究，因為能讓教學和學習能夠成立的教育機構和制度，以及它們和教育外的社會機構和制度的關係等研究，也是教育學的重要範疇。而為了研究那些課題，除了心理學和教育學有獨自方法外，引借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中卓越的研究方法也有必要。而在那種情況下，即使說因為使用社會學的方法，亦即教育社會學的研究，即教育社會學也不能說是屬於社會學。當然這種說法，並不是說它和社會學沒有關係，因為它給教

育社會學研究，提供了一個不可或缺的方法，使能把握教育的全面發展情況。而相反地，對社會學而言，教育社會學只是適用社會學方法的一個知識領域罷了。當然這樣講，並無否定教育社會學的研究，對社會學的理論研究之貢獻，只是在強調，以學問隸屬而言，教育社會學首先應該歸屬於教育學，其次才是歸屬於社會學，這種論點，同樣可適用於教育學的各領域，像教育史和教育心理學都可以。

那比較教育呢？當然也可用上述的理論給予回答，亦即，主張比較教育可歸併於教育學的各領域的論點，只是立基於比較教育乃是處理複數的國家資料，也就是重點放在方法上而使論點成立。而事實上，比較教育乃依據複數國家的資料，尋求有系統地把握教育各種情況的學問，這種將方法和目的做清楚地定義，正是比較教育的特點，而依此點而論，則欲將其歸入教育學的各領域中，則似乎沒必要也不被期望，因為有體系地把握教育的諸情況，方法論是必要的。而教育的各種現象的研究，常因研究方法的不同而呈現不同的結論，因此即使處理同樣的教育事實，如利用比較社會學的研究所獲得的結論，和用教育心理學方法所獲得的結論也會相異。因此為了要對許多教育現象有更深的了解，那就不得不依賴兩者以上的研究方法，來做不同角度的探討，可是那情況，若只是就原有的比較教育社會學的研究，和比較教育心理學的研究做一併排，並不能獲得更深一層的理解，因此事前採取統一的方法論，並對應於教育的各種現象和問題，運用各種適當的研究方法是有必要的。也就是說，為了運用比較方法有體系的掌握教育的各種事實，並不是集合教育學各領域的比較部門即可，必須有一具有統一的方法論的比較教育，依據統一的方法論的觀點，靈活地和選擇性地運用各種比較研究的方法，以探討教育的各種事實成

因等，這樣的研究才能面面俱到，而這也就是比較教育存在的價值。

其次，針對比較方法乃是教育學本身固有方法的論點，提出一些相對意見。主張這種論點的人，認為比較是研究學問的一項當然的方法，因此不論任何教育學的領域內，都應有比較的部門，或都有可能擁有比較的方法，依此類推，教育史中有比較教育史，同樣地教育社會學也有比較教育社會學，其他也會有比較教育方法學、比較教育心理學等的存在。這種論點是指比較兩國以上的資料，做一有系統的考察之意，因此在比較教育心理學上，它和原來指動物心理學的比較心理學的意義應有所區別。

關於此，在教育學的各領域中，先不管是否有冠上「比較……學」之名稱，單就利用比較研究這項方法而言，對我國的學者而言，並不覺得陌生，而事實上這種現象在所謂邊陲國家皆是如此。像我國的教育學，不管在哪一領域，都對外國的教育研究和理論給予很深的關切，我們都希望從比較外國的教育現象，而獲得一些可以借用的模式。而關於這點，在歐美主要國家似乎不同，一般而言，這些國家的教育學研究，幾乎都以自己國家的教育理論和實踐為研究的主要對象，外國研究在其中都不佔重要地位，也有完全不去觸及的，由此來看，若說所有的教育學領域，都應有比較研究的這種論點，似乎仍有加以解釋的必要。

肆、比較教育和教育學相輔相成

從教育學的發展歷程來看，比較教育的開拓者朱利安和教育學體系的建立者赫爾巴特剛好生在同一時代，這也許是因為柯美紐斯的教學理論，以及盧梭和裴斯塔洛齊等的教育理論的影響，並受到其他學

問發展的刺激，而促使教育學相關研究在十九世紀初走向體系化之路。

比較教育的朱利安，他自始即把比較教育視為教育學的一領域，基於此，他主張為了依靠國際合作改善教育，和促使教育學發展起見，他強調依據嚴密的方法，以做各國教育的比較研究。這樣因為各國不同的教育形態的比較，以及所做的推論，不僅對於教育實踐上，能夠提供很多的參考，也對注重事實觀察的教育學，貢獻是很大的。這就像比較解剖學會促使解剖學進步一樣，比較教育也能變成促進教育學進步的新手段。只可惜朱利安的構想，在當時並沒有受到重視，同時在其後一百年中，教育學研究的發展也未能對比較教育提供任何影響。

就這樣地，從19世紀到20世紀初期，在教育學的主流中，未能帶動比較教育的發展，而比較教育也經由一批非主流，從事實務工作的人推展起來，像前述的谷森（Cousin, V.）、曼恩（Mann, H.）、阿諾德（Arnold, M.）即是。而後，以薩德勒為一分界點，其後的康德爾（Kandel, I.L.）、薛奈德（Schneider, F.）、漢斯（Hans, N.）等，才是真正的研究者，由他們手中把比較教育逐漸體系化，終於在20世紀中葉，比較教育和教育學得能合而為一。不過那時的教育學內涵，和一世紀前的教育學已不相同。這是因為教育學在一百年前，幾乎相等於教學法，然而經過教育學專門分化的結果，有因方法相異而有教育哲學、教育史學、教育心理學、教育社會學之分流，而因對象之區分，則可分為學校教育、社會教育、教育行政等的領域，而比較教育也因其改革的動機、歷史的方法及教育制度研究等特色，而在教育學領域中獲得應有的地位，同時比較教育也憑其特色，而對

教育學的研究有所助益。

到1960年代，比較教育學在康德爾等的努力下，試圖向社會科學方法靠近。這種努力，由貝瑞德、安德森、霍姆斯等主張社會學的研究開始，他們認為教育不只是用歷史角度去理解的一種社會現象。這種見解在1960年代末期獲得新一代研究者的支持，因此社會學的研究法乃取代了歷史的方法。

關於社會學的研究法，雖然依學者之不同，而有各種不同的主張，但是將教育看成一社會的事實，而把教育和社會的關係做有機研究的立場卻是一致。因此將從有關教育制度的記述性的研究，轉成將教育上的諸問題，視為一種有機的社會功能，將它做為研究的課題。像貝瑞德的「比較教育研究法」中，以學校的教化活動、人的潛在能力、課程的統制等做為研究的課題 (Bereday, 1964)。而霍姆斯在其著作中，亦以政治問題和教育改革、經濟問題和教育政策、行政制度和政策決定、教師養成和教育專職、個人的自由和社會的責任等做為研究的課題 (Holmes, 1965)。其他像IEA（國際教育成就評鑒學會）所做有關數學等的學習成果的跨國性研究亦是。而這種超越記述教育制度的比較研究，更以學校的社會功能、教育內容、學習過程及教育政策等，包括教育學所涵括的更廣闊的領域，做為研究的主題，正是社會學研究立場的特色。

伍、結語

由上面的敘述，可知比較教育在方法和研究對象上，有向教育學的其他領域接近的現象。這乃因為比較教育主要採用比較研究，而和其他的教育學各領域有了共同的方法和對象所致。而同樣地，教育學